舊唐書/卷1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乂　薛登　韋湊　韓思復　張廷珪　王求禮　辛替否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〇二
列傳第五十二　馬懷素　褚無量　劉子玄　徐堅　元行沖　吳兢　韋述

► 郭虔瓘　張嵩　郭知運　王君　張守珪　牛仙客　王忠嗣

馬懷素

馬懷素，潤州丹徒人也。寓居江都，少師事李善。家貧無燈燭，晝采薪蘇，夜燃讀書，遂博覽經史，善屬文。舉進士，又應制舉，登文學優贍科，拜郿尉，四遷左臺監察御史。

長安中，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，配徙嶺表，太子仆崔貞慎、東宮率獨孤祎之餞於郊外。易之怒，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，則天令懷素按鞫，遣中使促迫，諷令構成其事，懷素執正不受命。則天怒，召懷素親加詰問，懷素奏曰：「元忠犯罪配流，貞慎等以親故相送，誠為可責，若以為謀反，臣豈誣罔神明？昔彭越以反伏誅，欒布奏事於其屍下，漢朝不坐，況元忠罪非彭越，陛下豈加追送之罪。陛下當生殺之柄，欲加之罪，取決聖衷可矣。若付臣推鞫，臣敢不守陛下之法？」則天意解，貞慎等由是獲免。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，受納貨賄，懷素奏劾之，迥秀遂罷知政事。懷素累轉禮部員外郎，與源乾曜、盧懷慎、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。懷素處事平恕，當時稱之。使還，遷考功員外郎。時貴戚縱恣，請托公行，懷素無所阿順，典舉平允，擢拜中書舍人。開元初，為戶部侍郎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累封常山縣公，三遷秘書監，兼昭文館學士。

懷素雖居吏職，而篤學，手不釋卷，謙恭謹慎，深為玄宗所禮，令與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同為侍讀。每次閣門，則令乘肩輿以進。上居別館，以路遠，則命宮中乘馬，或親自送迎，以申師資之禮。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，條疏無敘，懷素上疏曰：「南齊已前墳籍，

舊編王儉《七志》。已後著述，其數盈多，《隋志》所書，亦未詳悉。或古書近出，前誌闕而未編；或近人相傳，浮詞鄙而猶記。若無編錄，難辯淄、澠。望括檢近書篇目，並前誌所遺者，續王儉《七志》，藏之秘府。」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，分部撰錄，並刊正經史，粗創首尾。會懷素病卒，年六十，上特為之舉哀，廢朝一日，贈潤州刺史，謚曰文。

褚無量

褚無量，字弘度，杭州鹽官人也。幼孤貧，勵誌好學。家近臨平湖，時湖中有龍鬥，傾裏闬就觀之，無量時年十二，讀書晏然不動。及長，尤精《三禮》及《史記》，舉明經，累除國子博士。景龍三年，遷國子司業，兼修文館學士。是歲，中宗將親祀南郊，詔禮官學士修定儀註。國子祭酒祝欽明、司業郭山惲皆希旨，請以皇后為亞獻，無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、蔣欽緒固爭，以為不可。無量建議曰：

夫郊祀者，明王之盛事，國家之大禮。行其禮者，不可以臆斷，不可以情求，皆上順天心，下符人事，欽若稽古，率由舊章，然後可以交神明，可以膺福祐。然禮文雖眾，莫如《周禮》。《周禮》者，周公致太平之書，先聖極由衷之典，法天地而行教化，辯方位而敘人倫。其義可以幽贊神明，其文可以經緯邦國，備物致用，其可忽乎！至如冬至圓丘，祭中最大，皇后內主，禮位甚尊。若合郊天助祭，則當具著禮典。今遍檢《周官》，無此儀制。蓋由祭天南郊，不以地配，唯將始祖為主，不以祖妣配天，故唯皇帝親行其禮，皇后不合預也。

謹按《大宗伯》職云：「若王不祭祀，則攝位。」《註》云：「王有故，代行其祭事。」下文云：「凡大祭祀，王後不與，則攝而薦豆籩，徹。」若皇后合助祭，承此下文，即當云「若不祭祀，則攝而薦豆籩。」今於文上更起凡，則是別生餘事。夫事與上異，則別起凡。凡者，生上起下之名，不專系於本職。《周禮》一部之內，此例極多，備在文中，不可具錄。又王後助祭，親薦豆籩而不徹。案《九嬪》職云：「凡祭，贊後薦，徹豆籩。」《註》云：「後進之而不徹。」則知中徹者，為宗伯生文。若宗伯攝祭，則宗伯親徹，不別使人。又案「外宗掌宗廟之祀，王後不與，則贊宗伯」。此之一文，與上相證。何以明之？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，不掌郊天，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。案王後行事，總在《內宰》職中。檢其職文，唯云：「大祭祀，後稟獻則贊，瑤爵亦如之。」《鄭註》云：「謂祭宗廟也。」《註》所以知者，以文雲「稟獻」，祭天無稟，以此得知。又祭天之器，則用陶匏，亦無瑤爵，《註》以此得知是宗廟也。又內司服掌王後六服，無祭

天之服；而巾車職掌王後之五輅，亦無後祭天之輅；祭天七獻，無後亞獻。以此諸文參之，故知後不合助祭天也。

唯《漢書》《郊祀志》則有天地合祭，皇后預享之事，此則西漢末代，強臣擅朝，悖亂彝倫，黷神諂祭，不經之典，事涉誣神。故《易傳》曰：「誣神者，殃及三代。」《太誓》曰：「正稽古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，承天之大律。」斯史策之良誡，豈可不知。今南郊禮儀，事不稽古，忝守經術，不敢默然。請旁詢碩儒，俯摭舊典，采曲臺之故事，行圓丘之正儀，使聖朝葉昭曠之塗，天下知文物之盛，豈不幸甚。

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，葉同欽明之議，竟不從無量所奏。

尋以母老請停官歸侍。景雲初，玄宗在春宮，召拜國子司業，兼皇太子侍讀，嘗撰《翼善記》以進之，皇太子降書嘉勞，賚絹四十匹。太極元年，皇太子國學親釋奠，令無量講《老經》、《禮記》，各隨端立義，博而且辯，觀者嘆服焉。既畢，進授銀青光祿大夫，兼賜以章服，並彩絹百段。玄宗即位，遷郯王傅，兼國子祭酒。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常侍，仍兼國子祭酒，封舒國公，實封二百戶。未幾，丁憂解職，廬於墓側。其所植松柏，時有鹿犯之，無量泣而言曰：「山中眾草不少，何忍犯吾先塋樹哉！」因通夕守護。俄有群鹿馴狎，不復侵害，無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。服闋，召拜左散騎常侍，復為侍讀。以其年老，每隨仗出入，特許緩行，又為造腰輿，令內給使輿於內殿。無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，多見納用。又嘗手敕褒美，賜物二百段。

無量以內庫舊書，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，漸致遺逸，奏請繕寫刊校，以弘經籍之道。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，大加搜寫，廣采天下異本。數年間，四部充備，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，令縱觀焉。開元六年駕還，又敕無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。皇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，年近十歲，尚未就學，無量繕寫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各五本以獻。上覽之曰：「吾知無量意無量。」遽令選經明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郤恆通郭謙光、左拾遺潘元祚等，為太子及郯王已下侍讀。七年，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，無量登座說經，百僚集觀，禮畢，賞賜甚厚。明年，無量病卒，年七十五。臨終遺言以麗正寫書未畢為恨。上為舉哀，廢朝兩日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曰文。

初，無量與馬懷素俱為侍讀，顧待甚厚；及無量等卒後，秘書少監康子原、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，雖屢加賞賜，而禮遇不逮褚焉。

劉子玄

劉子玄，本名知幾，楚州刺史胤之族孫也。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，弱冠舉進士，授獲嘉主簿。證聖年，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，知幾上表陳四事，詞甚切直。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，士類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，知幾乃著《思慎賦》以刺時，且以見意。鳳閣侍郎蘇味道、李嶠見而嘆曰：「陸機《豪士》所不及也。」

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，兼修國史。擢拜鳳閣舍人，修史如故。景龍初，再轉太子中允，依舊修國史。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、中書令楊再思、兵部尚書宗楚客、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，知幾以監修者多，甚為國史之弊。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，知幾於是求罷史任，奏記於至忠曰：

僕自策名士伍，待罪朝列，三為史臣，再入東觀，竟不能勒成國典，貽彼後來者，何哉？靜言思之，其不可者五也。何者？古之國史，皆出自一家，如魯、漢之丘明、子長，晉、齊之董狐、南史，鹹能立言不朽，藏諸名山，未聞藉以眾功，方雲絕筆。唯後漢東觀，大集群儒，而著述無主，條章靡立。由是伯度譏其不實，公理以為可焚，張、蔡二子紀之於當代，傅、范兩家嗤之於後葉。今史司取士，有倍東京，人自以為荀、袁，家自稱為政、駿。每欲記一事，載一言，皆閣筆相視，含毫不斷。故首白可期，而汗青無日。其不可一也。

前漢郡國計書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；後漢公卿所撰，始集公府，乃上蘭臺。由是史官所修，載事為博。原自近古，此道不行，史臣編錄，唯自詢采。而左右二史，闕註起居；衣冠百家，罕通行狀。求風俗於州郡，視聽不該；討沿革於臺閣，簿籍難見。雖使尼父再出，猶且成其管窺，況限以中才，安能遂其博物。其不可二也。

昔董狐之書法也，以示於朝；南史之書弒也，執簡以往。而近代史局，皆通籍禁門，幽居九重，欲人不見。尋其義者，由杜彼顏面，防諸請謁故也。然今館中作者，多士如林，皆願長喙，無聞舌。倘有五始初成，一字加貶，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，筆未棲毫而搢紳鹹誦。夫孫盛實錄，取嫉權門；王韶直書，見讎貴族。人之情也，能無畏乎！其不可三也。

古者刊定一史，纂成一家，體統各殊，指歸鹹別。夫《尚書》之教也，以疏通知遠為主；《春秋》之義也，以懲惡勸善為先。《史記》則退處士而進奸雄，《漢書》則抑忠臣而

飾主闕。斯並曩賢得失之例，良史是非之準，作者言之詳矣。頃史官註記，多取稟監修，楊令公則雲「必須直詞」，宗尚書則雲「宜多隱惡」。十羊九牧，其事難行；一國三公，適從焉在？其不可四也。

竊以史置監修，雖無古式，尋其名號，可得而言。夫言監者，蓋總領之義耳。如創紀編年，則年有斷限；草傳敘事，則事有豐約。或可略而不略，或應書而不書，此失刊削之例也。屬詞比事，勞逸宜均；揮鉛奮墨，勤惰須等。某帙某篇，付之此職；某紀某傳，歸之此官。此銓配之理也。斯並宜明立科條，審定區域，倘人思自勉，則書可立成。今監之者既不指授，修之者又無遵奉。用使爭學苟且，務相推避，坐變炎涼，徒延歲月。其不可五也。

凡此不可，其流實多，一言以蔽，三隅自反。而時談物議，焉得笑仆編次無聞者哉！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，勤勤於課績。或云墳籍事重，努力用心；或云歲序已淹，何時輟手？竊以綱維不舉，而督課徒勤，雖威以次骨之刑，勖以懸金之賞，終不可得也。語曰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則止。」仆所以比者布懷知己，歷詆群公，屢辭載筆之官，願罷記言之職者，正為此耳。當今朝號得人，國稱多士。蓬山之下，良直差肩；蕓閣之中，英奇接武。仆既功虧刻鵠，筆未獲麟，徒殫太官之膳，虛索長安之米，乞以本職，還其舊居，多謝簡書，請避賢路。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。

至忠惜其才，不許解史任。宗楚客嫉其正直，謂諸史官曰：「此人作書如是，欲置我何地！」

時知幾又著《史通子》二十卷，備論史策之體。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，嘗云：「居史職者，宜置此書於座右。」知幾自負史才，常慨時無知己，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，別撰《劉氏家史》十五卷、《譜考》三卷。推漢氏為陸終苗裔，非堯之後。彭城叢亭裏諸劉，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，不承楚元王交。皆按據明白，正前代所誤，雖為流俗所譏，學者服其該博。初，知幾每雲若得受封，必以居巢為名，以紹司徒舊邑；後以修《則天實錄》功，果封居巢縣子。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，文學知名，改其鄉里為高陽鄉居巢里。

景雲中，累遷太子左庶子，兼崇文館學士，仍依舊修國史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時玄宗在東宮，知幾以名音類上名，乃改子玄。二年，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，有司草儀註，令從塵皆乘馬著衣冠。子玄進議曰：

古者自大夫已上，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。魏、晉已降，迄乎隋代，朝士又駕牛車，歷代經史，具有其事，不可一二言也。至如李廣北征，解鞍憩息；馬援南伐，據鞍顧盼。斯則鞍馬之設，行於軍旅；戎服所乘，貴於便習者也。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，則為御史所彈。又顏延之罷官後，好騎馬出入閭裏，當代稱其放誕。此則專車憑軾，可擐朝衣；單馬禦鞍，宜從褻服。求之近古，灼然之明驗也。

自皇家撫運，沿革隨時。至如陵廟巡謁，王公冊命，則盛服冠履，乘彼輅車。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，亦時以服箱充馭。在於他事，無復乘車，貴賤所行，通用鞍馬而已。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，法駕首途，左右侍臣，皆以朝服乘馬。夫冠履而出，只可配車而行，今乘車既停，而冠履不易，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。何者？褒衣博帶，革履高冠，本非馬上所施，自是車中之服。必也韤而升鐙，跣以乘鞍，非唯不師古道，亦自取驚今俗。求諸折中，進退無可。且長裾廣袖，襜如翼如，鳴珮行組，鏘鏘奕奕，馳驟於風塵之內，出入於旌棨之間，倘馬有驚逸，人從顛墜，遂使屬車之右，遣履不收，清道之傍，絓驂相續，固以受嗤行路，有損威儀。

今議者皆云秘閣有《梁武帝南郊圖》，多有危冠乘馬者，此則近代故事，不得謂無其文。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，非當時所撰。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，如張僧繇畫《群公祖二疏》，而兵士有著芒屩者；閻立本畫《明君入匈奴》，而歸人有著帷帽者。夫芒屩出於水鄉，非京華所有；帷帽創於隋代，非漢官所作。議者豈可征此二畫，以為故實者乎？由斯而言，則《梁氏南郊之圖》，義同於此。又傅稱因俗，禮貴緣情。殷輅周冕，規模不一；秦冠漢佩，用舍無常。況我國家道軼百王，功高萬古，事有不便，理資變通，其乘馬衣冠，竊謂宜從省廢。臣懷此異議，其來自久，日不暇給，未及搉榷。今屬殿下親從齒胄，將臨國學，凡有衣冠乘馬，皆憚此行，所以輒進狂言，用申鄙見。

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，仍編入令，以為常式。

開元初，遷左散騎常侍，修史如故。九年，長子貺為太樂令，犯事配流。子玄詣執政訴理，上聞而怒之，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。子玄掌知國史，首尾二十餘年，多所撰述，甚為當時所稱。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：「自古已來，文士多而史才少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史才須有三長，世無其人，故史才少也。三長：謂才也，學也，識也。夫有學而無才，亦猶有良田百頃，黃金滿籯，而使愚者營生，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。如有才而無學，亦猶思兼匠石，巧若公輸，而家無楩楠斧斤，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。猶須好是正

直，善惡必書，使驕主賊臣，所以知懼，此則為虎傅翼，善無可知，所向無敵者矣。脫苟非其才，不可叨居史任。自夐古已來，能應斯目者，罕見其人。」時人以為知言。子玄至安州，無幾而卒，年六十一。自幼及長，述作不倦，朝有論著，必居其職。預修《三教珠英》、《文館詞林》、《姓族系錄》，論《孝經》非鄭玄註、《老子》河上公註，修《唐書實錄》，皆行於代，有集三十卷。後數年，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寫《史通》以進，讀而善之，追贈汲郡太守；尋又贈工部尚書，謚曰文。

兄知柔，少以文學政事，歷荊揚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、戶部侍郎、國子司業、鴻臚卿、尚書右丞、工部尚書、東都留守。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謚曰文。代傳儒學之業，時人以述作名其家。

子玄子貺、餗、匪、秩、迅、迥，皆知名於時。

子玄子 貺

貺，博通經史，明天文、律歷、音樂、醫算之術，終於起居郎、修國史。撰《六經外傳》三十七卷、《續說苑》十卷、《太樂令壁記》三卷、《真人肘後方》三卷、《天宮舊事》一卷。

子玄子 餗

餗，右補闕、集賢殿學士、修國史。著《史例》三卷、《傳記》三卷、《樂府古題解》一卷。

子玄子 匪

匪，給事中、尚書右丞、左散騎常侍、荊南長沙節度，有集三卷。

子玄子 秩

秩，給事中、尚書右丞、國子祭酒。撰《政典》三十五卷、《止戈記》七卷、《至德新議》十二卷、《指要》三卷。論喪紀制度加籩豆，許私鑄錢，改制國學，事各在本志。

子玄子 迅

迅，右補闕，撰《六說》五卷。

子玄子 迥

迥，諫議大夫、給事中，有集五卷。

子玄諸孫

貺子浹、滋，匪子贊。滋，貞元中位至宰輔。贊，觀察使，自有傳。

徐堅

徐堅，西臺舍人齊聃子也。少好學，遍覽經史，性寬厚長者。進士舉，累授太學。聖歷中，車駕在三陽宮，御史大夫楊再思、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為東都留守，引堅為判官，表奏專以委之。方慶善《三禮》之學，每有疑滯，常就堅質問，堅必能征舊說，訓釋詳明，方慶深善之。又賞其文章典實，常稱曰：「掌綸誥之選也。」再思亦曰：「此鳳閣舍人樣，如此才識，走避不得。」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、定王府倉曹劉知幾、右補闕張說同修《三教珠英》。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嶠總領其事，廣引文詞之士，日夕談論，賦詩聚會，歷年未能下筆。堅獨與說構意撰錄，以《文思博要》為本，更加《姓氏》、《親族》二部，漸有條匯。諸人依堅等規制，俄而書成，遷司封員外郎。則天又令堅刪改《唐史》，會則天遜位而止。

神龍初，再遷給事中。時雍州人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跡，反為三思所陷，中宗即令殺之。時方盛夏，堅上表曰：「月將誣構良善，故違制命，準其情狀，誠合嚴誅。但今硃夏在辰，天道生長，即從明戮，有乖時令。謹按《月令》：『夏行秋令，則丘隰水潦，禾稼不熟。』陛下誕膺靈命，中興聖圖，將弘義、軒之風，以光史策之美，豈可非時行戮，致傷和氣哉！君舉必書，將何以訓？伏願詳依國典，許至秋分，則知恤刑之規，冠於千載；哀矜之惠，洽乎四海。」中宗納堅所奏，遂令決杖，配流嶺表。

睿宗即位，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，拜左散騎常侍，俄轉黃門侍郎。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兵以擊姚州西貳河蠻，既降附，又請築城，重征稅之。堅以蠻夷生梗，可以羈

糜屬之，未得同華夏之制，勞師涉遠，所損不補所獲，獨建議以為不便。睿宗不從，令知古發劍南兵往築城，將以列置州縣。知古因是欲誅其豪傑，沒子女以為奴婢。蠻眾恐懼，乃殺知古，相率反叛，役徒奔潰，姚、嶲路由是歷年不通。

堅妻即侍中岑羲之妹，堅以與羲近親，固辭機密，乃轉太子詹事，謂人曰：「非敢求高，蓋避難也。」及羲誅，堅竟免坐累。出為絳州刺史，五轉復入為秘書監。開元十三年，再遷左散騎常侍。其年，玄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，以堅為學士，副張說知院事，累封東海郡公。以修東封儀註及從升太山之功，特加光祿大夫。堅多識典故，前後修撰格式、氏族及國史等，凡七入書府，時論美之。十七年卒，年七十餘。上深悼惜之，遣中使就家吊，內出絹布以賻，贈太子少保，謚曰文。堅長姑為太宗充容，次姑為高宗婕妤，並有文藻。堅父子以詞學著聞，議者方之漢世班氏。

元行沖

元行沖，河南人，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也。少孤，為外祖司農卿韋機所養。博學多通，尤善音律及詁訓之書。舉進士，累轉通事舍人，納言狄仁傑甚重之。行沖性不阿順，多進規誡，嘗謂仁傑曰：「下之事上，亦猶蓄聚以自資也。譬貴家儲積，則脯臘腶腒以供滋膳，參術芝桂以防扃疾。伏想門下賓客，堪充旨味者多，願以小人備一藥物。」仁傑笑而謂人曰：「此吾藥籠中物，何可一日無也！」九遷至陝州刺史，兼隴右、關內兩道按察使，未行，拜太常少卿。

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，而未有編年之史，乃撰《魏典》三十卷，事詳文簡，為學者所稱。初魏明帝時，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，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，冒姓司馬，以應石文。行沖推尋事跡，以後魏昭成帝名犍，繼晉受命，考校謠讖，著論以明之。

開元初，自太子詹事出為岐州刺史，又充關內道按察使。行沖自以書生不堪博擊之任，固辭按察，乃以寧州刺史崔琬代焉。俄復入為右散騎常侍、東都副留守。時嗣彭王誌暕庶兄誌謙被人誣告謀反，考訊自誣，繫獄待報，連坐十數人，行沖察其冤濫，並奏原之。四遷大理卿。時揚州長史李傑為侍御史王旭所陷，詔下大理結罪，行沖以傑歷政清貞，不宜枉為讒邪所構，又奏請從輕條出之。當時雖不見從，深為時論所美。俄又固辭刑獄之官，求為散職。七年，復轉左散騎常侍。九遷國子祭酒，月餘，拜太子賓客、弘文館學士。累封常山郡公。

先是，秘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《今書七志》，左散騎常侍褚無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，事未就而懷素、無量卒，詔行沖總代其職。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，名為《群書四錄》，命學士鄠縣尉毋煚、櫟陽尉韋述、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、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，歲餘書成，奏上，上嘉之。又特令行沖撰禦所註《孝經》疏義，列於學官。尋以衰老罷知麗正殿校寫書事。

初，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征所註《類禮》，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《義疏》，將立學官。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範行恭、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，勒成五十卷，十四年八月奏上之。尚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：「今之《禮記》，是前漢戴德、戴聖所編錄，歷代傳習，已向千年，著為經教，不可刊削。至魏孫炎始改舊本，以類相比，有同抄書，先儒所非，竟不行用。貞觀中，魏征因孫炎所修，更加整比，兼為之註，先朝雖厚加賞錫，其書竟亦不行。今行沖等解征所註，勒成一家，然與先儒第乖，章句隔絕，若欲行用，竊恐未可。」上然其奏，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匹，留其書貯於內府，竟不得立於學官。行沖恚諸儒排己，退而著論以自釋，名曰《釋疑》。其詞曰：

客問主人曰：「小戴之學，行之已久；康成銓註，見列學官。傳聞魏公，乃有刊易；又承制旨，造疏將頒。未悉二經，孰為優劣？」主人答曰：「小戴之禮，行於漢末，馬融註之，時所未睹。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為說解，代不傳習。鄭緝子幹，師於季長。屬黨錮獄起，師門道喪，康成於竄伏之中，理紛拿之典，誌存探究，靡所咨謀。而猶緝述忘疲，聞義能徙，具於《鄭志》，向有百科。章句之徒，曾不窺覽，猶遵覆轍，頗類刻舟。王肅因之，重茲開釋，或多改駁，仍按本篇。又鄭學之徒，有孫炎者，雖扶玄義，乃易前編。自後條例支分，箴石間起。馬伾增革，向逾百篇；葉遵刪修，僅全十二。魏公病群言之錯雜，紬眾說之精深。經文不同，未敢刊正；註理睽誤，寧不芟翦。成畢上聞，太宗嘉賞，賚縑千匹，錄賜儲藩。將期頒宣，未有疏義。聖皇纂業，耽古崇儒，高曾規矩，宜所修襲，乃制昏愚，甄分舊義。其有註遺往說，理變新文，務加搜窮，積稔方畢。具錄呈進，敕付群儒，庶能斟詳，以課疏密。豈悟章句之士，堅持昔言，特嫌知新，欲仍舊貫，沈疑多月，擯壓不申，優劣短長，定於通識，手成口答，安敢銓量。」

客曰：「當局稱迷，傍觀見審，累朝銓定，故是周詳，何所為疑，不為申列？」答曰：「是何言歟？談豈容易！昔孔安國註壁中書，會巫蠱事，經籍道息。族兄臧與之書曰：『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，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。然雅達通博，不代而生；浮學宋株，比肩皆是。眾非難正，自古而然。誠恐此道未申，而以獨智為議也。』則知變易章句，其難一矣。

「漢有孔季產者，專於古學；有孔扶者，隨俗浮沈。扶謂產云：『今朝廷皆為章句內學，而君獨修古義，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，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。獨善不容於代，必將貽患禍乎！」則知變易章句，其難二矣。

「劉歆以通書屬文，待詔官署，見《左氏傳》而大好之，後蒙親近，欲建斯業。哀帝欣納，令其討論，各遷延推辭，不肯置對。劉歆移書責讓，其言甚切，諸博士等皆忿恨之。名儒龔勝，時為光祿，見歆此議，乃乞骸骨；司空師丹，因大發怒，奏歆改亂前誌，非毀先朝所立。帝曰：「此廣道術，何為毀耶？」由是犯忤大臣，懼誅，求出為河南太守，宗室不典三河，又徙五原太守。以君實之著名好學，公仲之深博守道，猶迫同門朋黨之議，卒令子駿負謗於時。則知變易章句，其難三矣。

「子雍規玄數十百件，守鄭學者，時有中郎馬昭，上書以為肅繆。詔王學之輩，占答以聞。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，融登召集，分別推處，理之是非，具《呈證論》。王肅酬對，疲於歲時。則知變易章句，其難四矣。

「卜商疑聖，納誚於曾輿；木賜近賢，貽嗤於武叔。自此之後，唯推鄭公。王粲稱伊、洛已東，淮、漢之北，一人而已，莫不宗焉。咸云先儒多闕，鄭氏道備，粲竊嗟怪，因求其學。得《尚書註》，退而思之，以盡其意，意皆盡矣。所疑之者，猶未喻焉。凡有兩卷，列於其集。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，張融核之，將定臧否。融稱玄註泉深廣博，兩漢四百餘年，未有偉於玄者。然二郊之祭，殊天之祀，此玄誤也。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，亦玄慮之失也。及服虔釋《傳》，未免差違，後代言之，思弘聖意，非謂揚己之善，掩人之名也。何者？君子用心，願聞其過，故仲尼曰：『過也人皆見之，更也人皆仰之』是也。而專門之徒，恕己及物，或攻先師之誤，如聞父母之名，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壤也。故王劭《史論》曰：『魏、晉浮華，古道夷替，洎王肅、杜預，更開門戶。歷載三百，士大夫恥為章句。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，不能究覽異義，擇從其善。徒欲父康成，兄子慎，寧道孔聖誤，諱聞鄭、服非。然於鄭、服甚憒憒，鄭、服之外皆仇也。』則知變易章句，其難五也。

「伏以安國《尚書》、劉歆《左傳》，悉遭擯於曩葉，見重於來今。故知二人之鑒，高於漢廷遠矣。孔秀產云：『物極則變。比及百年外，當有明直君子，恨不與吾同代者。』於戲！道之行廢，必有其時者歟！仆非專經，罕習章句，高名不著，易受經誣。頃者修撰，殆淹年月，賴諸賢輩能左右之，免致愆尤，仍叨賞賚，內省昏朽，其榮已多。何遽

持一己之區區，抗群情之噂　沓襍，舍勿矜之美，成自我之私，觸近名之誡，興犯眾之禍？一舉四失，中材不為，是用韜聲，甘此沈默也。」

行沖俄又累表請致仕，制許之。十七年卒，年七十七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曰獻。

吳兢

吳兢，汴州浚儀人也。勵誌勤學，博通經史。宋州人魏元忠、亳州人硃敬則深器重之，及居相輔，薦兢有史才，堪居近侍，因令直史館，修國史。累月，拜右拾遺內供奉。神龍中，遷右補闕，與韋承慶、崔融、劉子玄撰《則天實錄》成，轉起居郎。俄遷水部郎中，丁憂還鄉里。開元三年服闋，抗疏言曰：「臣修史已成數十卷，自停職還家，匪忘紙劄，乞終餘功。」乃拜諫議大夫，依前修史。俄兼修文館學士，歷衛少卿、右庶子。居職殆三十年，敘事簡要，人用稱之。末年傷於太簡。《國史》未成，十七年，出為荊州司馬，制許以史稿自隨。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，奏取兢所撰《國史》，得六十五卷。累遷臺、洪、饒、蘄四州刺史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遷相州長垣縣子。天寶初改官名，為鄴郡太守，入為恆王傅。

兢嘗以梁、陳、齊、周、隋五代史繁雜，乃別撰《梁》、《齊》、《周史》各十卷、《陳史》五卷、《隋史》二十卷，又傷疏略。兢雖衰耗，猶希史職，而行步傴僂，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。天寶八年，卒於家，時年八十餘。兢卒後，其子進兢所撰《唐史》八十餘卷，事多紕繆，不逮於壯年。兢家聚書頗多，嘗目錄其卷第，號《吳氏西齋書目》。

韋述

韋述，司農卿弘機曾孫也。父景駿，房州刺史。述少聰敏，篤誌文學。家有書二千卷，述為兒童時，記覽皆遍。人駭異之。景龍中，景駿為肥鄉令，述從父至任。洺州刺史元行沖，景駿之姑子，為時大儒，常載書數車自隨。述入其書齋，忘寢與食。行沖異之，引與之談，貫穿經史，事如指掌，探賾奧旨，如遇師資。又試以綴文，操牘便就。行沖大悅，引之同榻曰：「此吾外家之寶也。」舉進士，西入關，時述甚少，儀形眇小。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：「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？」述對曰：「性好著書。述有所撰《唐春秋》三十卷，恨未終篇。至如詞策，仰待明試。」之問曰：「本求異才，果得遷、固。」是歲登科。

開元五年，為櫟陽尉。秘書監馬懷素受詔編次圖書，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沖、左庶子齊澣、秘書少監王珣、衛尉少卿吳兢並述等二十六人，同於秘閣詳錄四部書。懷素尋卒，行沖代掌其事，五年而成，其總目二百卷。述好譜學，秘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《姓族系錄》二百卷，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，暮則懷歸。如是周歲，寫錄皆畢，百氏源流，轉益詳悉。乃於《柳錄》之中，別撰成《開元譜》二十卷。其篤誌忘倦，皆此類也。

轉右補闕，中書令張說專集賢院事，引述為直學士，遷起居舍人。說重詞學之士，述與張九齡、許景先、袁暉、趙冬曦、孫逖、王幹常遊其門。趙冬曦兄冬日，弟知壁、居貞、安貞、頤貞等六人，述弟迪、逌、迥、起、巡亦六人，並詞學登科。說曰：「趙、韋昆季，令之杞梓也。」十八年，兼知史官事，轉屯田員外郎、職方吏部二郎中，學士、知史官事如故。及張九齡為中書令，即集賢之同職，裴耀卿為侍中，即述之舅，皆相推重，語必移晷。二十七年，轉國子司業，停知史事。俄而復兼史職，充集賢學士。天寶初，歷左右庶子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九載，兼充禮儀使。其載遷尚書工部侍郎，封方城縣侯。

述在書府四十年，居史職二十年，嗜學著書，手不釋卷。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，雖累修撰，竟未成一家之言。至述始定類例，補遺續闕，勒成《國史》一百一十二卷，並《史例》一卷，事簡而記詳，雅有良史之才，蘭陵蕭穎士以為譙周、陳壽之流。述早以儒術進，當代宗仰，而純厚長者，淡於勢利，道之同者，無間貴賤，皆禮接之。家聚書二萬卷，皆自校定鉛槧，雖禦府不逮也。兼古今朝臣圖，歷代知名人畫，魏、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，古碑、古器、藥方、格式、錢譜、璽譜之類，當代名公尺題，無不畢備。及祿山之亂，兩京陷賊，玄宗幸蜀，述抱《國史》藏於南山，經籍資產，焚剽殆盡。述亦陷於賊庭，授偽官。至德二年，收兩京，三司議罪，流於渝州，為刺史薛舒困辱，不食而卒。其甥蕭直為太尉李光弼判官，廣德二年，直因入奏言事稱旨，乃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，能存《國史》，致聖朝大典，得無遺逸，以功補過，合霑恩宥。乃贈右散騎常侍。

議者云自唐已來，氏族之盛，無逾於韋氏。其孝友詞學，承慶、嗣立為最；明於音律，則萬石為最；達於禮義，則叔夏為最；史才博識，以述為最。所撰《唐職儀》三十卷、《高宗實錄》三十卷、《御史臺記》十卷、《兩京新記》五卷，凡著書二百餘卷；皆行於代。

述弟 逌

逌，學業亦亞於述，尤精《三禮》，與述對為學士。

述弟 迪

迪，同為禮官，時人榮之。累遷考功員外郎、國子司業，以風疾卒。

蕭穎士

蕭穎士者，聰儁過人，富詞學，有名於時，賈曾、席豫、張垍及述皆引為談客。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，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。褊躁無威儀，與時不偶，前後五授官，旋即駁落。乾元初，終於揚府功曹。

述在秘閣時，與鄠縣尉毋煚、曹州司法殷踐猷並友善，二人相次卒。踐猷，申州刺史仲容從子，明《班史》，通於族姓。子寅，有至性，早孤，事母以孝聞。應宏詞舉，為永寧尉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前代文學之士，氣壹矣，然以道義偶乖，遭遇斯難。馬懷素、褚無量好古嗜學，博識多聞，遇好文之君，隆師資之禮，儒者之榮，可謂際會矣。劉、徐等五公，學際天人，才兼文史，俾西垣、東觀，一代粲然，蓋諸公之用心也。然而子玄郁結於當年，行沖仿徨於極筆，官不過俗吏，寵不逮常才，非過使然，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，其窮也宜哉！

贊

贊曰：學者如市，博通甚難；文士措翰，典麗惟艱。馬、褚、兢、術，徐、元、子玄，文學之書，胡寧比焉！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